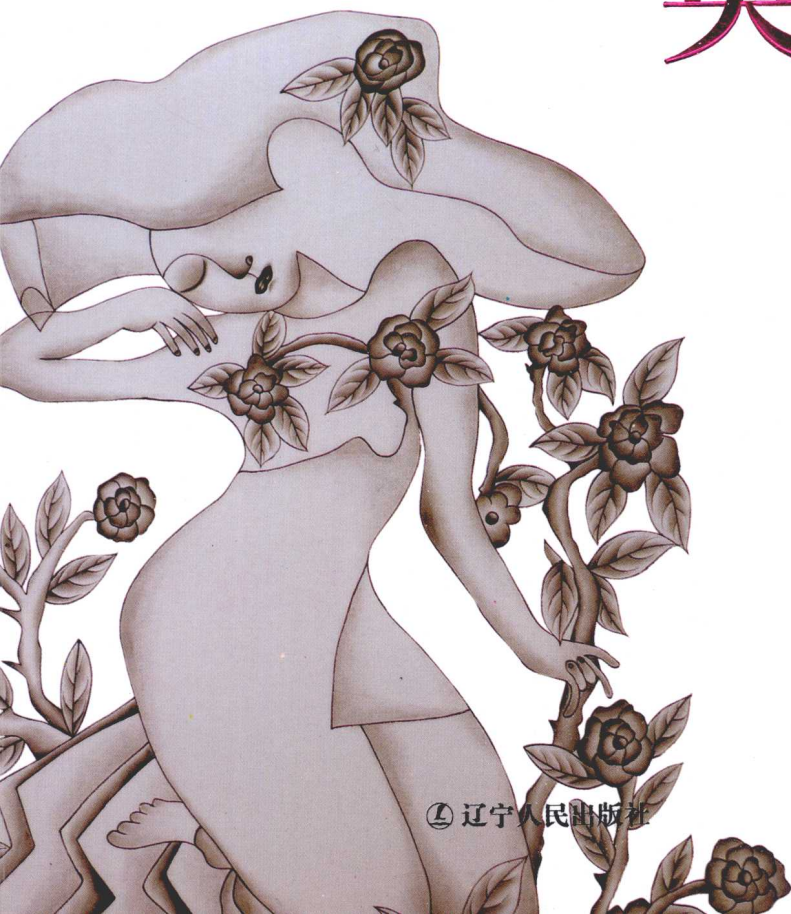


边缘未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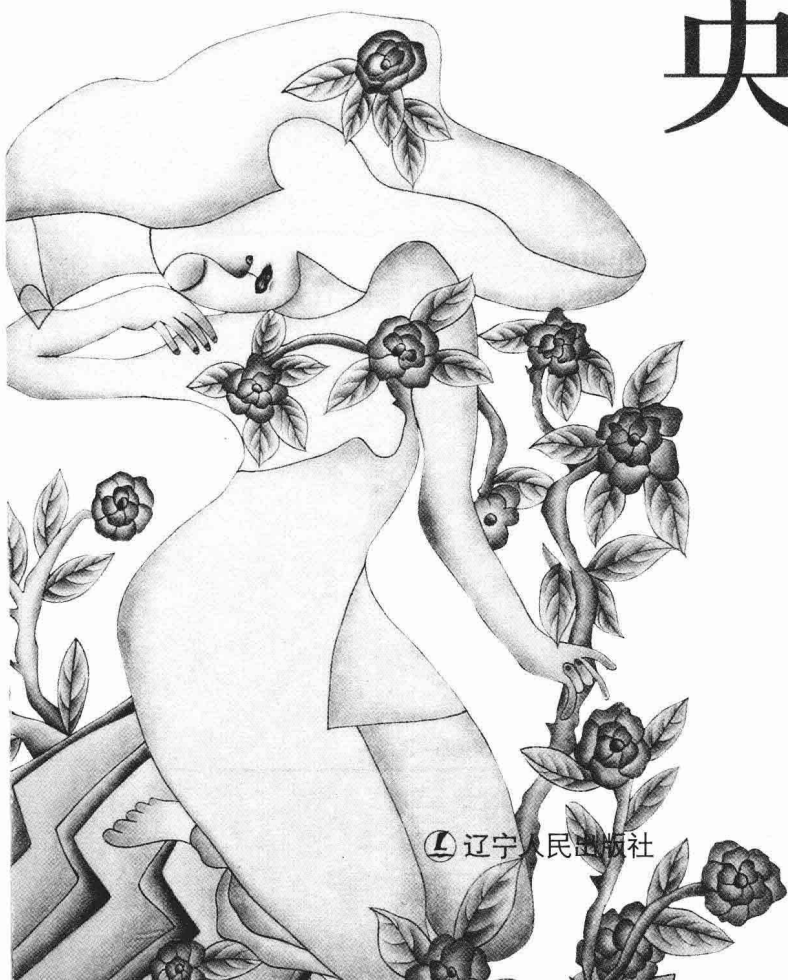
爱妮·阿秀 / 著



④ 辽宁人民出版社

边缘未央

爱妮·阿秀 /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阿秀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边缘未央 / 阿秀著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-7-205-06865-3

I. ①边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4875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: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

幅面尺寸: 143mm × 212mm

印 张: 9

字 数: 206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年8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艾明秋

装帧设计: 琥珀视觉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6865-3

定 价: 23.70元

序

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，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。

——杜拉斯

曾经，我的十五岁容颜就曾如杜拉斯的这般“光艳夺目地疲惫憔悴着”，而我的纠结不已的故事，便也是从这容颜光艳而又疲惫憔悴着的十五岁光景里绵延开来的。

那一年，我的生活有了宿命般的辗转悱恻。

初遇先生，懵懂入狱，绝望自杀，迷惘逃亡……这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，如若空袭般真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并且，在我心底深处吐丝般渐渐郁结，直至成一个茧，让我无以挣脱。

那时，我骨子里的叛逆还深藏在他处，没能及时抵达到我身边。

于此，我只好无奈地深陷在一个生或者死的纠结之中，像个丢了糖，却还执著地不肯忘却那甜的存在的孩子，没完没了地任性着。生命，遂成了一个深渊，并于瞬间长满了枝枝蔓蔓的藤，将我整个缠绕。不离不弃的样子。

虽然，彼时的我依旧是人们眼中那个光艳夺目的爱妮少女，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深深知道，我已不再是那心如明珠般快乐的女孩了。

我的世界已一片空茫，且荒芜。

这全然是一夕之间的事情，不过，却足以将我天堂带入到地狱。以至于连喘息都没有。

所幸，在那个最灰的日子里认识了那个愿与我签下生死契阔的男子。在我的世界最闪忽、最迷离、最绝望的时候，他适时地出现，并适时地将我以救赎。

他那一首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！忧郁的日子将会过去。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，现在却常是忧郁。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将会过去。而那过去了的，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”的诗歌，更如夏天心内流淌而过的溪流，给了绝望之中的我一个瞬间的惊动，从而，让我怀揣了一个无限艳丽欢喜的心重拾自己。

至此，我得以有了一个凤凰涅槃重生的自己。

我总在想，世间的事定是有着微妙的缘分吧！

与谁相遇，与谁契阔，都是冥冥之中一早就注定好的。不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别人是怎样的，但是，我和先生之间的缘分就有着这冥冥之中的注定在其间的。

多年后，在一个微醺的夏日午后，读那个传奇人物杜拉斯的《情人》时，看到这样的句子：“对我来说，一切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，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，从这一双过早就围上黑眼圈的眼睛开始的，这就是 experiment（亲身体验）。我才十五岁半。就是那一次渡河……”

心不由得就隐约地被刺痛了，某些过往的回忆伴随着这痛，开始在我身体里激越汹涌，惊涛骇浪起来。

没错的，我的故事也是从这样的年纪、这样的容颜开始的，所不同的是：杜拉斯，自十五岁之后，陷入到无望的纠结之中，轰然老去。而十五岁之后的我，却是得到了一个凤凰涅槃般的重生。

这涅槃般的重生，也让我的心因此而开出最盛大的花朵来，多年来给我以信念，使得一直身处边缘之地的自己，永远未央！

阿 秀

第一章

我多想告诉你，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湮没在人潮之中，彼此再无以回望时，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努力地要我们的爱情丰盈且盛的缘故。

不过，我记得的，我们是不言好坏的……

我们曾如此地靠近过、呼吸过彼此；如果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之间也曾没有悬崖。

那时，我曾如庞大的花朵，盛大而繁艳；你则若亭亭的棕树，伟岸而繁茂。

只是，不知何时，我们之间横亘了一条河，再无法逾越。于是，我们只能远远眺望彼此。你闻得了我的香，我亦看得了你的繁；然而我们却永远无法逾越那条河。于此，我们之间便没了个暖而温情的拥抱可言。

如此，我惟有用一支笔的力量，写一些如水的文字，来记述一些想忘却不能忘的缠绵悱恻、爱恨离别……

我惟只有抒写，也只剩下抒写了。不是吗？



希望

我的家在彩云之南的西双版纳。

西双版纳,于世人眼底如同一朵神秘的花,使人为之神往、艳羡着。于我而言亦如是,自始至终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一直有着莫名的感动和神往,且在过往的岁月里,无论我曾如何穿越万里之岭,她都鲜活在我心深处。静置一隅时,她更于无声无息之中,给我以宁静。

多年后,这片边缘故土已在我的梦里、潜意识里成了个固定的意象,并时时刻刻充盈在我的脑海之中了。事实上,在我人生最艰难的那段岁月里,也便只有她时常让我感到自悦自喜;便也只有沉浸在她给予的意象里,我才可以拥有一颗勇往直前的心。

我是一直都记得这片生我养我的边缘故土。

她的四季如春,她的美丽妖娆,她的……她的一切一切我都记得。也就是在这片故土上,温暖孕育出一个传奇的少数民族——爱伾人。

爱伾人,你从史料上或许无从搜索,因为她没有文字,更没有任何文献记载,但是,她却拥有着许多令人沉醉迷恋的传奇故事。

1962 年的一个平凡的日子里,我就降临在这个传奇民族的一个村寨里。这个村寨紧邻缅甸,位于可爱祖国的最边缘。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,叫勐宋。我的出生,使得原本的一个八口之家变成了九口之家。这对父亲而言是至为荣耀的事情,因为在我们爱伾人眼里“九”是至尊之数,特别吉利。所以,我得到了父亲的无比宠爱。我的人生也由此而获得了一个最初的幸福安定。

我们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,据说,爷爷的时代里,我们家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。许多寨子里都有我们的雇工,土地、茶园更是多得数不胜数,父辈们因此过着犹如英伦贵族般的奢华生活。或许是这样的缘故,我的血液里也流淌了太多的贵族才拥有的气质。不过,与父辈们不同的是,在我身上流泻更多的是无邪、是天真。所以,熟知我的人们便常常这样说,我有一双纯真的眸子,清澈、无欲、无念,像个孩子般有着最纯粹无邪的善良。

记忆里,总有一片蜿蜒茂盛的森林在眼前浮现,遮空蔽日的,无声息地模糊了我的双眼。细思量下,这记忆是可以在我心底深处清晰辨得的,犹如心底婉约的湖水一般,总在不经意间涓涓流淌着。我知道,那是环绕在我家门前的茂密丛林。多年来,“她”始终给我以绵密的牵系,让我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忆起我边缘之地的家,及我边

缘之地的亲人们。于是，这片茂密的丛林遂成了那风筝的线，给我的思念以翱翔的翅膀，让我无论是在痛，抑或快乐之际，都会记起自己是一个坚强的爱侏人的女儿。

我是始终以我是个爱侏人而骄傲的。

多年后，这片郁郁葱葱、枝繁叶茂的丛林，也成了我笔下、纸上最初的意象。或烈日之下，或夕阳之下；或雾霭之间，或朦胧之间；或细雨如帘中，或大雨如珠中，“她”的姿态永远寂静而浩大，犹如血液无声地奔流在我的身体里。这因而让我生命里拥有了最璀璨的光束，所有的风生水起，都成了细微的尘埃，而不曾在我的心底有所停留。

而在那爱侏山脉之上的温馨竹楼内，那来自于我可敬的母亲、父亲，可亲的姐姐的声音，则在光影中给我以无比艳丽的温情。让我拥有了可观望世间风月静默的心境，从而不会生出任何绝望来。

我是常可听到那竹楼内的笑语欢歌的，在醒着的时候，抑或在睡着的梦中……

这便让我的记忆有了潋潋的春阳，而使我有了抒写的欲望。

我想，我是拥有浓浓怀旧情结的人。

动笔记述过往，于我而言是件不大顺利的事情。

这不像我用艳丽的颜色，在白得耀眼的纸上绘制隐匿在心底的意象那般轻易，那般挥洒自如。所以，常常我仿佛被沉溺于时光的隧道里，在暗里独自汹涌着，找不到光。

可是，我终抵不过心底那个决绝要抒写的声音。

我的故事，是要先从我那“满清遗少式”的父亲说起的。

父亲是家中的长子，因为家底的丰盈，自小他便过着娇生惯养的少爷生活。人说“煊赫的家庭中最容易出的就是纨绔子弟”。父亲

虽然没成为那所谓的“纨绔子弟”，却还是没能避免地沾染上了不少纨绔子弟的恶习的，比如赌博。

据说，当年的他经常骑着一匹白马，穿过通往境外的马帮小道，到缅甸、泰国或马来西亚去做生意。不过，生意仿佛只是一个幌子，因为他无论身在何处都忘却不了那赌博之事的。所以，那时的父亲是走到哪儿赌到哪儿的，赌银子、赌土地、赌牛羊……

不过，他是个天生傲骨的人，那赌博并未让他失了本性。想当年，我们一个大家族的生计都是由他来担负的。只是，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些拿回家的钱，有哪些是他做生意赚的，有哪些又是他赌博赢来的。

对于如此“遗少式”的父亲，在我心深处始终是个影子。关于他的种种，我多是道听途说来的。具体他是个怎样的人，到现在我不得而知。然而，这模糊却无法抹去我对他的依恋与怀念。

常常，我会做一个关于他的梦。

在黑暗中，我看到自己奔走在门前那片蜿蜒郁葱的丛林里。高大而帅气的父亲，则走在我的前方，我亦步亦趋地紧紧跟在他的后面。我们之间的距离仅几步之遥，可是，无论我多么紧追不舍，却始终都追不上他的脚步，心内开始兀自生起恐惧来，伴随其间的还有满满的不舍。再之后，我就会在恐惧中惊醒。

我想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是那么地渴望父亲可以陪我走过那段漫长的、迷惘的、郁郁葱葱的青春岁月。

只是，生命之中始终暗涌着“遗憾”和“残缺”。

父亲的离开，缘于几朵有毒的野蘑菇。

那时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八岁大的小女孩。我记得，当时我正在二

姐家满心欢喜地等同学来找我一起打猪草，没承想等来的是同学们的惊呼。当他们一字一句地告诉我说你爸爸出事的时候，第一次，我知道什么叫天旋地转、地动山摇及空茫无措。

当我以幼小的身躯，攀山越岭地赶到家时，看到的是我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画面。父亲，最终没熬过那折磨人的呕吐，永久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时月明星稀，有一只孤单的鸟儿凄厉鸣叫着离去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，目睹死亡，经历离别。

自此后，我的心便有了一个无法填补的洞，里面满溢着的完全是那无望和不舍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母亲眼中的绝望。她一个人蜷缩在屋子的一隅，无声无息地任颤抖袭遍全身，却是一滴泪也没有。人说，“哀，莫过于心死”。想那时已经没有一滴眼泪的母亲就是这般吧！

成年后，我越来越能深懂那时还年轻貌美的母亲的悲痛。我们小孩子的痛，是浅的，不经世事的浅。而母亲则不同，与之相携走过多年岁月，失去父亲的那痛，是彻骨的、深入骨髓的。

所以，她会常常一个人默默想念父亲，想念他的好。

小时候，听得最多的关于父亲的故事，也都是从母亲那儿听来的。在她兴致好的时候，会用类似于自言自语的讲述来给我们说起父亲的故事。

“你的父亲是满身傲骨的人，那一次他是净身出户的，什么也没带，只带着我们娘儿几个，傲然地离开了那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。不过，即便是身无分文，他仍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。他一个人，没日没夜地在山上干了几天后，神奇地盖起了一间独属于他和我的房子。”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。说到动情的

时候,我们可以看到她眼底隐约着的泪花,闪烁若星辰。

我知道,那是她对父亲无言亦无声的爱和思念。

父亲和母亲的爱情,是怎样的呢?

在回忆中,我是常常想到这个问题的,并长时间地思考。关于爱情,于我而言始终是个心结,过去是,现在是,我想将来仍还是。

也许,我只是个为爱而生的女子吧!不过,这世间女子又有几个不是为爱而生的呢?

对母亲而言,父亲是天、是地、是城堡。其实,先生于我而言,又何尝不是呢!这么多年,无论我经历怎样的磨难和风雨、孤寂和恐惧,只要一想起还有一个被我唤作先生的人在自己身边,便什么都不怕了,什么都可跨越了,就如那勇猛的“东归英雄”,为着一个信念即便是牺牲了自身都在所不辞。

听父辈们讲,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是很浪漫的。据说,当时由于世道混乱,母亲作为外乡人,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外公沿街乞讨。在他们乞讨到勐宋时,外公因着不堪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而离开了人世。看着哭得都要断了肠的母亲,善良的爷爷便收留了她。就这样,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母亲得以拥有了一个她渴望已久安定的家。被收养的母亲和父亲一起长大,随着年龄的增长,渐渐成年的他们之间便产生了一份真挚的爱情。不久,一段男才女貌的姻缘在勐宋村寨里得以缔结。

我想,母亲是幸运的,于这世间的女子而言,无论是身处乱世,还是和平盛世,若可获得一个想要的爱情都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!

在勐宋那片茂密丛林中的村寨里,父亲和母亲上演的是一幕“男耕女织”的神仙眷侣之生活。若没有那场恼人的意外,他们必会

是这世间少有的爱情之典范。可是，这世间总是这般不尽如人意。诚如张爱玲说的那般，“乱世中的爱情都不可得以长久”。母亲和父亲，毕竟是那乱世中的人，所以，他们的爱情没能够地久天长。随着父亲的早逝，只留得一个日日因思念父亲而神伤的母亲，为那爱情驻守。

可是，我和先生不是乱世中的人！

为何，我愈来愈看不到我们爱情长长久久的可能呢？

我始终信奉那“与之相遇，生死契阔”的誓约，可是，为何如今的我们再相见，却只如那旧情人般的相见了——爱虽久已，却始终流泻着不曾化解的浓稠依旧。那“此时语笑得人意，此时歌舞动人情”的美好，也全成了那流水的光阴，再寻不得痕迹了。

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啦，是发生了什么吗？

那介于我和他中间的是女人，还是其他呢？我无从探究，我如盲了般，只纠结着一个回忆过活，不能思考。于是，我只好在日日夜夜里碎碎念，念那些与之相携时的美好、念那些与之相伴时的快乐。我愿，我惟愿如此这般碎碎念到青山不在，绿水断流。

由此，我的世界便充塞着那“梦回莺啭，乱煞年光遍。人立小庭深院”的调调，及那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闷无端”的孤单。

人说，孤单不是与生俱来，而是从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。

我承认，我的孤单就是从我爱上先生那一刻开始的，并且在经年的岁月里于心底生了根。

其实，我原本就是那“陌上游春赏花，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”，遇着一个命定的他，我亦是甘愿为他赴汤蹈火，洗手做羹汤的。

还是李碧华说的最言之凿凿，她言：“世上之所以有矢志不渝的爱情，忠肝义胆的气概，皆因为时间相当短暂，方支撑得了。久病床

前无孝子，旷日持久不容易，一切事物之美好在于没时间变坏。恋爱中的男人女人皆是，无论良驹劣马，且都要于长途赛上始见气力与品种。”

诚然，爱情到不了沸点，自不必恼那徒然冷却生出的悲凉了。

我知道的，我和先生那二十多年“旷日持久”的爱情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是再不会回到曾经的“沸点”了。

我为何一直紧抓着这爱情不放呢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想，惟一能解释的就是我——仍然深爱着他。

我曾那般非常地渴望一个年长男子的呵护和爱怜。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我常常会陷入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孤寂中，伴随着这蚀骨般的孤寂之后，我还会坠入到一种深深的恐惧中。所以，我并非大家看到的那般坚强，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长满的全都是柔软的花朵，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和呵护的。很多很多。

我原本以为，他能够给我这爱和呵护。只是，我错了。我遇到的他不过是一个孩子般任性的男子，他虽然容颜深邃，心却孩童十足。所以，他看不到我的失落，我的悲伤，更看不到我因为爱他而受到的伤。

也许，是宿命如此吧！

安妮宝贝说：“有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伤心，但是我们从不表达。就如同我们从不谈爱般。爱是被封闭、被禁忌、被拖延、被搁置的。”是的，关于伤害带来的疼痛，我从不表达，我只若一只冰冻的猫，独自蜷缩着为自己疗伤。

在疼痛最深的时候，我会想起我温良的父亲。虽然，多数时候父亲只是个模糊的影子。但是，这并不能阻挡住我对他的思念。

我是这般私密地表达着我对他的爱：

在光影中，我常常穿越岁月的长河，看到正饱受侮辱的父亲。那是一个樱桃熟透的美好季节，可是我的回忆是这般的痛。因为那时父亲正在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鞭打，我欲靠近，伸出双手解救他，可是一切都是徒劳，我的双脚似被灌满了铅，一步都动弹不得。于是，我只能呆呆地挤在人群中观望，心空茫茫地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

在回忆中，每每我都会痛哭不已。

成年后，我曾无数次跑到那个关押过父亲的地方。那个用竹篱笆围成的草棚子还在，透过那篱笆的缝隙，依稀间还可以看到倒在地上的父亲，他早已被那些审问的人拷打得不成模样了……

当年的我是心生了恶念的，想一把火烧掉那可恶的草棚，不过，最后我并没有那样做，而只是按照父亲说的，去了山上采了几种植物的叶子，然后蒸熟了送了过去。父亲将其敷到伤处，不久伤便慢慢好了起来。可是，他仍被关押在那个令人厌恶的草棚里。我们都近不得他的身边，不仅如此，还让我们与他划清界限。

后来的某一天，那所谓的工作组的人突然来问我：“小姑娘，你们家有银子吗？告诉我藏在哪儿，你就可以立功了。”那个时候，天真的我以为如实告诉他们，就可以把父亲救出来。于是，就自告奋勇地领着他们来到我家藏银子的地方。结果是，他们挖走了我们家的全部银子，而父亲却因此又挨了一顿毒打。

长久以来，这件事使我心存愧疚。虽然，家里没有任何人为之埋怨过我；虽然，最后的最后父亲被释放了。

有些事，真真是有今生没来世，错不起的。不是吗？

记不得是谁说过，“人生是花，而爱便是那花的蜜”了。

不过，于我却是愈来愈觉得那爱是苦的、是涩的了，倘若爱是一

朵莲的话,我想最瑰丽的爱一定是那清苦的莲心,是一直苦到心坎上的。

因着这思绪,我常会不自觉地想起我的五姐来。那个曾为爱伤之身、伤之心的美丽女子。

她本应有个美好的人生,因为,优秀之于她,聪慧之于她,美丽之于她。然而,她却硬生生地被这“花的蜜”毁之成“溃”。

那一年,学习优秀的她即将毕业,且还将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大学。所有的荣光将她笼罩,她便成了人人艳羡的那一个。然而,世间事向来就变幻莫测的紧,未承想到的是,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地降临到她的头上。

这场悲剧的起因是这样的:那时候,刚被释放出来的父亲因没能抵过那几朵毒蘑菇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于是,身为长子的大哥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家之主。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个家,他把城里的工作辞掉,而专心地建设起自己的家园来。他最初的大手笔就是在家乡修建水电站。就是在这个工程的修建过程中,他找到了他心仪的姑娘。

于当时而言,这是一段最不该发生的姻缘。因为,大哥爱上的是五姐男朋友的姐姐。按照我们爱侬人的风俗,他们两对情侣中只允许一对情侣存在,否则会被族规惩办——赶出寨子。

沉浸在爱情中的大哥并不知道,他深爱着的、并决定与之相携到老的恋人,原是五姐男朋友的姐姐。待到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,为时已晚,因为他和那个相爱的姑娘早已定好了结婚日期,而且日期已临近,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定局。

然而,最是苦了五姐。